

單注到集注：從敦煌吐魯番寫本遺存 看僧肇《注維摩詰經》的流傳

鄭阿財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榮譽主任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中文摘要

《維摩詰經》羅什譯出後，羅什本人及其門下僧肇、道生、道融等人即分別進行講說注疏，其初率以單注本流通。其中僧肇《注維摩詰經》最受歡迎。唐代有彙集諸家注文的集注本出現，當係後人託名。晚唐以降，署名僧肇集注十卷本廣為流通。各家單注本遂失傳云亡。早期注《維摩詰經》發展與演變的歷程與實況，也因傳世文獻的不足，以致無從考辨。本文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梳理出 45 件有關《注維摩詰經》寫本，區分為單注及集注二大系，藉以考察僧肇《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文中除寫卷析論外，並針對合注流行前早期的僧肇單注寫本逐一進行敘錄，又對敦煌、吐魯番寫本所見合注本分從八卷本與十卷本探討其流行時代、體制特色及相互區別，並論述先後發展。於此基礎上，同時探究合注本與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間的關係。其中單注本抄寫時代大抵為唐前，合注本呈現八卷本與十卷本二個系統。八卷本多為初唐寫本；十卷本多為中晚唐時期的抄本。為僧肇集

注八卷本與十卷本流傳先後，提供了珍貴的證明。凡此均有助於考察《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的發展概況，釐清其演變脈絡。

關鍵詞：敦煌寫卷、吐魯番文書、僧肇、《注維摩詰經》、道液



From Single-author Commentaries to Multi-author Comment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Sengzhao's Commentary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Light of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CHEN, A-Tsai

The Director emeritus of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at Nanhua University
Changjiang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ture at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Kumārajīva translated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he and his disciples such as Sengzhao, Daosheng and Daorong composed commentaries on it. In the beginning, these commentaries were circulated individually. Of these commentaries, Sengzhao's commentary was the most popular. In the Tang Dynasty, collections assembling various commentaries started to appear, but this seems to be the product of later generations by manipulating the Tang date. After the late Tang period, a ten-fascicle multi-author collection under the name of Sengzhao was widely circulated. It is said that the single commentaries by individual commentators disappeare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Vimalakīrti* is difficult to recover due to the lack of transmitted texts. However,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45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nd categorize them into two groups, single-authored commentaries, and the multi-author commentaries,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ngzhao's collection from the single-authored commentaries to the multi-authored commentarie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these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also makes a catalogue of the single-authored commentaries by Sengzhao and discusses the eight- and ten-fascicle collections, looking at their circulation dates, formats, and feature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se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Sengzhao's commentary to Daoye's *Commentary within the Pass on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Among th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most of the single-authored commentaries came from the pre-Tang era. The multi-authored commentaries include eight-fascicle and ten-fascicle versions. The eight-fascicle versions can be seen in the manuscripts from the early Tang era. The ten-fascicle versions were from the mid-to late Tang period. These manuscripts provide precious evidenc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read of Sengzhao's collection. This study therefore sheds new light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ntaries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from the single-author commentaries to the multi-authored commentarie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urfan documents, Sengzhao, Commentary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Daoye

一、前言

《維摩詰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該經成立於印度，由於內容深富思想性、藝術性及文學性，因此，自來即備受重視。《維摩詰經》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傳，其影響尤為深遠。此經漢文譯本眾多，今傳世有支謙、羅什及玄奘三種譯本，品名大同小異，均為十四品。其中以鳩摩羅什譯本最為風行，傳寫、翻刻不斷。在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傳播過程中，《維摩詰經》的注疏更隨著講說而產生。尤其羅什本問世後，其弟子僧肇、竺道生、道融、僧叡等競相作注，同時，羅什本人也在譯出本經後作了注本，惜這些注本後世大都亡佚。今傳世主要有署名僧肇選的《注維摩詰經》，乃合羅什、僧肇、道生等諸家為集注，有 10 卷本與 8 卷本 2 種。後世以 10 卷本廣為流傳，成為《注維摩詰經》最為風行，影響最鉅的本子。

晉、唐時期佛教各家各派對《維摩詰經》進行講解與注疏，透過詮釋與闡揚，推動著維摩信仰的發展。今所得見除署名後秦·僧肇等(384-414)《注維摩詰經》10 卷外，主要如隋·慧遠(523-592)《維摩義記》8 卷、智顥(538-597)《維摩詰經玄疏》6 卷、《維摩詰經文疏》28 卷，隋·吉藏(549-623)《淨名玄論》8 卷、《維摩經義疏》6 卷；唐·窺基(632-682)《說無垢稱經贊》6 卷、唐·湛然(711-782)《維摩經略疏》10 卷……等。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僧肇注本。甚至有以為鳩摩羅什與其弟子僧肇的《注維摩詰經》，乃有關本經注疏之始。本人有幸受邀參與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維摩經與東亞文化』計畫，承擔敦煌中《維摩詰經》相關文獻之研究，對於僧肇之外，當時尚有哪些人注過《維摩詰經》？僧肇單注的原貌為何？今傳所謂僧肇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如何形成？成於何時？究為何人所編？確實出自僧肇？或係後人依托？又僧肇合注 8 卷本、10 卷本關係如何？多所關注。過去基於有關僧肇《注維摩詰經》的相關文獻，傳世文獻不足，以致眾說紛紜，釐清不易。

近代學者偶有利用新材料來進行探究者，如 1982 年花塚久義〈注維摩詰經の編纂者をめぐって〉¹根據日本流傳的《注維摩詰經》本，比較 8 卷本與 10 卷本，對僧肇編纂提出疑義。1983 年平井宥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²，根據各敦煌寫本《維摩義記》及 S.2660《勝鬘義記》從引用經論、注釋內容及注釋形式等面向，來考察敦煌本《注維摩詰經》的原本形態。2000 年後，百濟康義更有〈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³指出德國藏吐魯番文書中有僧肇單注本《維摩詰經注》的寫本；池麗梅發表了〈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⁴二篇論文，針對羅振玉舊藏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斷片進行單注本與合注本的比較研究。2011 年王建軍《《注維摩詰所說經》研究》⁵碩論，針對僧肇《注維摩詰經》在前賢基礎上，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主要以《淨名經集解關中疏》與傳世單行本、《大正藏》、《卍續藏經》及《中華大藏經》中所收錄的《注維摩詰經》進行比較研究，論述合注本 10 卷本與 8 卷本之差異，試圖辨明《淨名經集解關中疏》與《注維摩詰經》的前後關係，考訂《注維摩詰經》集成的年代。惜所得憑藉之敦煌寫卷僅羅振玉舊藏《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及甘藏 129 號等而已。

※ 收稿日期 2017.2.18，通過審稿日期 2017.9.20。

- 1 花塚久義，〈注維摩詰經の編纂者をめぐっ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13，1982 年，頁 201-214。
- 2 平井宥慶，〈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1-2，1983 年，頁 327-332。
- 3 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佛教學研究》56，2002 年，頁 17-34。
- 4 池麗梅，〈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0:1，2001 年，頁 292 - 294；〈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单注本について〉，《佛教文化研究論集》9，2005 年，頁 62-85。
- 5 王建軍，《《注維摩詰所說經》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個人對吐魯番及敦煌等考古文獻遺存陸續公佈頗為關注，發現其中保存不少中古時期《注維摩詰經》的相關寫本，正可提供考察《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因藉此次盛會，將今所得見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關《注維摩詰經》寫本，進行比對分析，希望能對釐清《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發展的脈絡有所助益。

二、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注維摩詰經》寫本及其系統

吐魯番地區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獻中，保存有大量的中古佛教文獻，是考察漢傳佛教經典發展的珍貴資料。吐魯番漢文文獻寫本年代據現存文書紀年看，最早蓋為西晉泰始 9 年(273)，最晚則是唐貞元 11 年(795)；是寫本年代乃晉唐時期，也就是 3 世紀至 8 世紀的寫本。至於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漢文文獻，以今所知見寫卷紀年最早或以中村不折藏《譬喻經》題記有「前秦甘露元年」(359)的寫本為最早，最晚則以俄藏 Φ32a《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紀年「大宋咸平五年」(西元 1002 年)為最晚，寫本年代為 4 世紀到 11 世紀，也就是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初期。

吐魯番漢文文獻與敦煌漢文文獻時代相交，前後銜接，正是中古時期絲路佛教文化實物的呈現。在眾多的佛教文獻中，有關《注維摩詰經》的寫本，據現已公布世界各國的公私收藏進行篩檢，其情況分別如下：

(一) 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注維摩詰經》寫本

吐魯番出土（含高昌、柏孜克里克、喀喇和卓、吐峪溝等）有關《注維摩詰經》寫本遺存，計有 27 件。分別是柏孜克里克石窟 462《注維摩詰經》卷 6〈不思議品第六〉殘片、463《注維摩詰經》卷 6〈不思議品第六〉殘片、464《注維摩詰經》卷 10〈法供養品第十三〉殘片；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Ch5617b 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卷 6〈觀眾

生品第七〉殘卷、Ch5623a 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卷 9〈見阿閦佛品第十二〉殘卷、Ch827《注維摩詰經》卷 3〈弟子品〉殘卷、Ch/u 6340《注維摩詰經》卷第 3〈弟子品〉殘卷、Ch/u 6525 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卷第 3〈弟子品〉殘卷、Ch/u 6661《注維摩詰經》卷第 10〈法供養品第十三〉殘卷、Ch/u 7578《注維摩詰經》卷第 3〈弟子品〉殘卷、Ch/u 7770《注維摩詰經》卷 2〈方便品第二〉殘卷；日本藏《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68-1《注維摩詰經》卷第 3 殘片、《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68-2《注維摩詰經》卷第 3 殘片、《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50《注維摩詰經》卷第 9 殘片、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注維摩詰經》、靜嘉堂文庫藏吐魯番文書 366《注維摩詰經》卷第 9 殘片、《高昌殘影》035《注維摩詰經》卷第 6、《高昌殘影》036《注維摩詰經》卷第 6 及橘瑞超藏 Ot. Ry.11028《注維摩詰經》、旅順博物館 LM20_1461_02_22、LM20_1463_13_22、LM20_1461_35_16、LM20_1461_15_03、LM20_1458_23_03、LM20_1460_03_21、LM20_1460_20_13《注維摩詰經》等。

（二）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注維摩詰經》寫本

就目前已經公布的敦煌寫卷，逐一篩檢，獲知其中屬於《注維摩詰經》的寫本，計有 21 號，18 件。分別是：S.6284《注維摩詰經序》、P.2339《注維摩詰經》卷第 1 序、〈佛國品第一〉殘卷、P.4088《注維摩詰經》卷第 4〈菩薩品〉殘卷、P.2095《注維摩詰經》卷第 6〈觀眾生品〉、P.2214《注維摩詰經》卷第 4〈菩薩品〉、P.4684《注維摩詰經》卷第 6〈不思議品第六〉、〈眾生品第七〉、BD15100《注維摩詰經》卷 4、甘博 129《注維摩詰經》卷第 3〈弟子品〉、《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佛國品、方便品〉殘卷、《維摩詰經解》卷第 1〈佛國品、方便品、弟子品〉殘卷；俄藏 дх.01626、дх.01819、дх.01861(M.2658)《注維摩詰經·卷第三》、дх.01828、дх.01840(M.2661)《注維摩詰經》卷第 1〈佛國品〉、дх.01872(M.2690)；日本杏雨書屋藏羽 325《注維摩

詰經》卷第 1、羽 589-01《僧肇單注維摩詰經》等。

對於以上敦煌吐魯番文獻所保存《注維摩詰經》寫本的詳細情況，拙文〈從單注到合注：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⁶一文，曾在敘錄基礎上分別製作了「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注維摩詰經》」、「敦煌文獻中的《注維摩詰經》」將出處、內容卷品、字體、時代、形制、體例等，簡明表列，可供參考，為省篇幅，資不贅述。

（三）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所見《注維摩詰經》的系統

以上所見 45 件《注維摩詰經》寫本，可大別為單注及集注（合注）二大系統。各系寫本卷號的詳細情形，可參拙文〈從單注到合注：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⁷。

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所見《注維摩詰經》的系統，不論單注或集注（合注），其經注形式論都是依據經文逐句注解；經文大字，注文以小字雙行夾注在經文字句之下。單注本的注文是在經文句下直接施以注文，一概不冠注者名氏，亦即無「羅什曰」、「什曰」；「釋僧肇曰」、「肇曰」；「竺道生曰」、「生曰」等標目。集注（合注）本則是在經文逐句之下，一一條列諸家注文；凡有援引，為避免混淆注文，率有區隔，均分別標示注者名氏，如「羅什曰」或「什曰」、「釋僧肇曰」或「肇曰」、「竺道生曰」或「生曰」……等注者名字。

此外，諸寫本呈現一些特殊現象，即：唐前的各件寫本，多屬單注本。唐寫本的《注維摩詰經》主要以僧肇集注（合注）本居多。單注本中，P.3006、《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3-3 及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注文

⁶ 鄭阿財，〈從單注到合注：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唐研究》2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26。

⁷ 見鄭阿財，〈從單注到合注：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頁 9-11。

所據經文，非羅什譯本，而是較羅什本早的支謙譯本。其他寫本蓋為據羅什本經文逐句注解的僧肇注的單注本，內容經比定保存的品第有：〈佛國品第 1〉、〈方便品〉、〈弟子品〉、〈觀眾生品〉、〈見阿閦佛品〉等部份。⁸由於唐代以後羅什、僧肇及諸家的單注本均不傳，後世流傳的都是署名僧肇集的合注本，因此，中古絲綢之路上的單注本《注維摩詰經》的遺存，對於《注維摩詰經》流傳的瞭解，頗有助益。雖多殘卷而不完整，然卻提供我們一窺僧肇單注本原貌之梗概。

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僧肇注集注（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寫本呈現出二個系統，一系為 8 卷本，一屬 10 卷本，其分別蓋在於注文援引諸家注本，為求區隔均在引文前冠上注家之名氏。8 卷本均做「羅什曰」、「釋僧肇曰」、「竺道生曰」；10 卷本則均做「什曰」、「肇曰」、「生曰」。且呈現 8 卷本蓋為初唐寫本；10 卷本的抄寫則出現中晚唐時期的寫本現象，對於考察僧肇注集注（合注）8 卷本與 10 卷本形成先後問題，頗有助益。

三、敦煌吐魯番文獻僧肇單注本《注維摩詰經》敘錄

吐魯番出土屬於僧肇單注本《注維摩詰經》殘卷有德國柏林藏 Ch5617b、Ch5623a、日本《高昌殘影》035、《高昌殘影》036 及橘瑞超藏 Ot. Ry.11028、及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58_23_03、LM20_1460_03_21、LM20_1460_20_13 等。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僧肇單注本《注維摩詰經》殘卷則有：甘肅博物館藏 129⁹、《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

⁸ 〈不思議品〉、〈法供養品〉不易確定為單注或合注。

⁹ 段文傑主編《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卷徐祖繁敘錄此卷云：「本卷所抄，只有經文與僧肇的注解，鳩摩羅什與竺道生所注均未抄，不知何故。」又云：「此卷當為隋唐之間，最遲不過貞觀元年（627 年）以前的寫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

摩詰經解》卷第1〈佛國品、方便品〉、《維摩詰經解》卷第1〈佛國品、方便品、弟子品〉；俄藏 dx.01840(M.2661)《注維摩詰經》卷第1〈佛國品〉及杏雨書屋羽 589-01 等。茲簡要敘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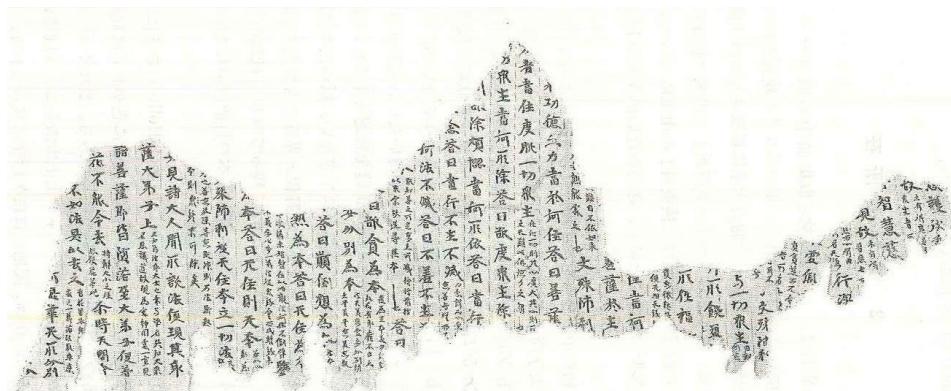
(一) 吐魯番文獻中的《注維摩詰經》寫本

1.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Ch 5617b

卷子本，有界欄。24.6×68.0 cm，殘存37行。隸楷，北朝寫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存37行。

起：「行忍辱慈護彼我故。未有得真實慈/而不護彼已致」

迄：「仁者自分別想耳華豈有心於墮不墮乎/分別之想出自仁者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



(1)[行忍辱慈]護彼[我故] 未有得真實慈
而不護彼已致

(2) [慈靜者可 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 未有得真實慈而荷負
眾生者可[名精進也] 行禪定

社，1999年，頁356。蓋以敘錄者僅見《大正藏》收有署名僧肇集合注本《注維摩詰經》，不知原是僧肇單注本《注維摩詰經》，合注本蓋為唐代始成編。足見僧肇單注本的可貴。

- (3) [慈不受味故未有得真實慈而以亂心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未有得真實慈受五欲味者可名禪定也]
- (4) [而為不知時行 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未有得真實慈而不權行無[者可名智慧也普應者現可名方便也]
- (5) [隱慈直心清淨故未有得真實慈而心有曲隱不清淨者可名無隱也]行深[心慈無雜行故]
- (6) [未有得真實慈而雜行無誑慈不]虛假[故未有得真實慈而虛假以淺行者可名深心無實者可名無誑也]
- (7) [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未有得真實慈體不令彼我得佛樂者可名安樂]菩薩之慈為若
- (8) [此也自上諸名皆真實慈體自此能故有此名耳不]文殊師[利又]外假他行以為已稱也真慈若此豈容眾生見乎
- (9) [問何謂為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²⁾因觀問]慧
- (10) [備釋四等也竟彼長苦不自計身所積眾德願與一切先人後已大悲之行也]何謂為喜答曰有所饒益[歡]
- (11) [喜無悔自得法利與眾同歡喜於彼已俱得法悅謂之喜]何謂為捨答曰所作福[祐無
- (12) [所希望大悲苦行憂以之生慈喜樂行喜以之生喜既陳則愛惡徵起是以行者捨苦樂行平觀眾生大乘正捨行報俱亡故無所希望也三等俱無相無緣與慈同行慈行]
- (13) [既備類之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生死]可知也
- (14) [為畏莫之大疾大土何所依恃而能永處生死不以為畏乎]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中當]
- (15) [依如來功德之力生死之畏二乘難自不依如來⁽³⁾文殊師利[又問]所功德力者孰能處之也]
- (16) [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
- (17) [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住化一切則其心廣大廣大⁽⁴⁾其心則所之無難此住⁽⁵⁾佛功⁽⁶⁾德之力謂也]又}
- (18) [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 (19) [將尋其本故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依⁽⁷⁾答曰當行[正念又問]先言其末也]
- (20) [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正念謂正心念法審其善惡善者增而不滅惡者滅}
- (21) [令不生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
- (22) [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既知善之可惡⁽⁸⁾將兩捨以求宗故逆尋其本也答曰[身]
- (23) [為本善惡之行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貪為本]愛為生本長眾[結縛非身不生凡在有身縛不由之
- (24) [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法無美惡虛妄分別謂云⁽⁹⁾是美是惡美惡既}
- (25) [形則貪欲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法本[非]有倒想是生也}
- (26) [為有既以為然後擇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其美惡謂之分別也
- (27) [心猶水也靜則有照動則無鑒癡愛所濁邪風所扇湧溢如臨面湧泉而實以本狀者未之有也倒想之興本乎不住]義存⁽¹¹⁾此乎一義⁽¹²⁾法從眾緣會而成體緣未

- (28) [曾則法無寄無寄則無住無住則無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若動以
法為無法為本故能立一切法心為
- (29) [本則相有有相生理極初動更無本也若以無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
法為本則有因無生無不因無故更無本也故想
- (30) [倒想倒故分別分別故貪欲貪欲故有身既]也18善惡並陳善惡既陳則
有身自茲以往言數不能盡也若善得其萬法斯起本則眾末可除矣
- (31) [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
- (32) [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天女即法身大士也常與淨名共弘大
乘不思議道故現為宅神同處一室見
- (33) [眾集聞所說法故現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
- (34) [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將辦大小之殊
故使花若此爾時天問[舍]
- (35) [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香花著身非[沙門法是
以]去之一義花法散身應
- (36) [墮不墮非華法也]天曰勿謂此華為不知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
- (37) [仁者自分別想耳]華豈有心於墮不墮乎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

按：殘存經文內容為羅什本〈觀眾生品第七〉，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注文與 CBETA, T38, no. 1775, p. 385, a15-p. 387, b04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 6 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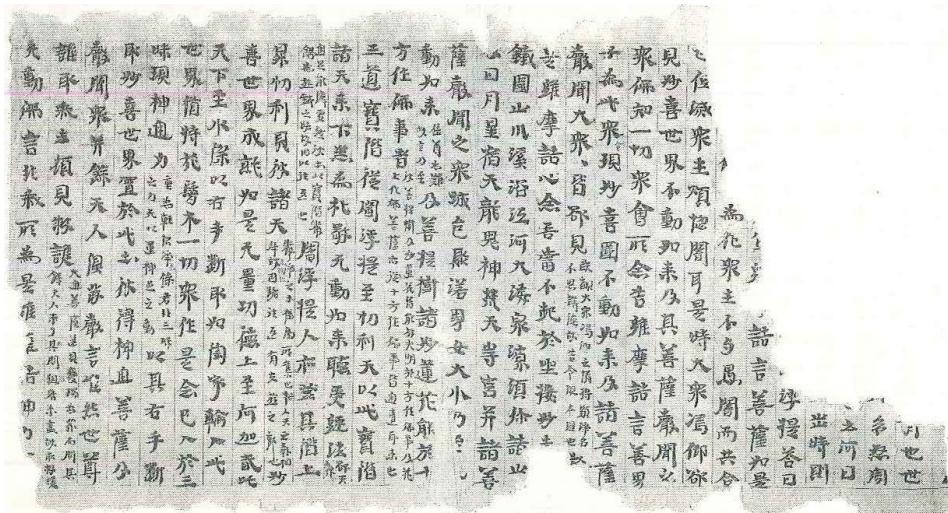
2.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Ch 5623a = Rolle 1 (T)

卷子本，有界欄。28.3x42cm，殘存 31 行。隸楷，北朝寫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起：「〔上答無生此出生處應物而唱未始非益也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

迄：「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通力所作。」

¹⁰ 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頁 17-34。



(1)[

?

(2) [上答無生此出生處應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
物而唱未始非益也

(3) [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

(4) [處此方土於餘國維摩詰言舍利弗於意]云何日
怒害最多也

(5) [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

(6) [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闇]浮提答曰

(7) [欲以明照為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

(8) [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闇而共合

(9) [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是時大眾渴仰欲

(10) 見妙喜世界不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

(11) 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

(12) 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不動如來及諸菩薩

(13) 聲聞之眾眾皆欲見既觀大眾渴仰之情將顯淨名[於]
不思議德故告現本國也

(14) 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於坐接妙喜[國]

- (15) 鐵圍山川溪浴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
- (16) [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
- (17) 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
- (18) 動如來屈尊為難
故言乃至及菩提樹諸妙蓮花能於十
- (19) 方作佛事者彼菩提樹及妙蓮花皆能放光明於十方作佛事及
花上化佛菩薩亦於十方作佛事皆通進取來也
- (20) 三道寶階從闇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
- (21) 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欲天
報
- (22) 通足能凌虛然彼土以寶階嚴飾為遊戲之路故因以往返也闇浮提人亦登其階上
- (23) 异忉利見彼諸天嚴淨之土福慶所集也人天之報相
殊故同路往返有交遊之歡也妙
- (24) 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貳叱
- (25) 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
- (26) 世界猶持花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
- (27) 眇現神通力重為輕眼淨為躁君非三
昧之力無以運神足之動以其右手斷
- (28) 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
- (29) 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
- (30) 誰取我去願見救護大通菩薩逆見變瑞為眾而問其餘
天人未了而問恐畏未盡故求救護
- (31) 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

按：經文內容為羅什本（見阿閦佛品第十二），注文與 CBETA, T38, no. 1775, p. 412, c16-p. 413, a26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 9 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¹¹。

¹¹ 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頁 17-34。

3.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順藏，收入《高昌殘影》（殘影 201 號甲）

卷子本，殘卷。有烏絲欄，首尾俱殘， $26.5 \times 64.2\text{cm}$ ，存 31 行。正楷書寫，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起：「〔生亦若〕
此也」

迄：「慈，安眾生故。菩薩之〔稱由安眾生。慈安眾生，可名菩薩〕。」



(1) 〔生亦若〕
此也 〔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

(2) 其面像。如熱時炎。如呼聲〔響。如空〕

(3) 中雲。遠見有形。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

(4) 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

(5) 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

(6) 界。經有定數。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

(7) 界色。如燋穀牙。如須陀洹身見。如

(8) 阿那含入胎。阿那含雖有暫退。必不還生也。如阿羅漢三

(9) 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七住得無生忍。心結永除。況毀

(10) 禁事。如佛煩惱習。唯有如來如盲者見色。結習都盡。

(11) 如入滅定出入息。心馳動於內。息出入於外。心想既滅。故息無出入也。如

- (12)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
- (13)如夢所見已悟。如滅度者受身。未有入涅
- (14)槃。而復如無因之火。火必因質也。菩薩觀眾
- (15)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
- (16)是觀者。云何行慈。慈以眾生為緣。若無眾生。慈心何寄乎。將明真慈。無緣而不離。
- (17)緣。成上無相。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
- (18)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眾生本空。不能自覺。故為說斯法。
- (19)令其自悟耳。豈我有彼哉。若能觀眾生空。則心行亦空。以此
- (20)空心。而於空中行慈者。乃名無相真實慈也。若有行寂滅
- (21)慈。無所生故。七住得無生忍。已後所行萬行。皆無相無緣。與無生同體無分別也。真慈無緣無復
- (22)心相。心相既無。則泊然永寂。未嘗不慈。未嘗有慈。故曰。行寂滅慈無所生也。自此下。廣明無相慈行。以成真實之義。名行雖殊。而俱出慈
- (23)體。故盡以慈為名焉。行不熱慈。無煩惱故。煩惱之興。出于愛見。慈無愛見
- (24)故無行等之慈。等三世故。慈被三世。而不覺三世之異。行
- (25)無諍慈。無所起故。彼我一虛。靜訟安起。行不二慈。
- (26)內外不合故。內慈外緣。俱空無合。行不壞慈。畢竟
- (27)盡故。無緣真慈。慈相永盡。何物能壞。行堅固慈。心無毀故。
- (28)上明外無能壞。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真慈此明內自無毀。無相
- (29)與法性同淨。行無邊慈。如虛空故。無心於覆。而無不覆。行
- (30)阿羅漢慈。破結賊故。阿羅漢。秦言破結賊。嫉恚邪疑。諸煩惱結。因慈而滅。
- (31)〔名羅漢矣〕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菩薩之〔稱。由安眾生。〕〔慈安眾生。可名菩薩。〕

按：經文內容為羅什本〈觀眾生品第七〉；注文與 CBETA, T38,no. 1775, p. 384, a2-c15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 6 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藤枝晃《高昌殘影》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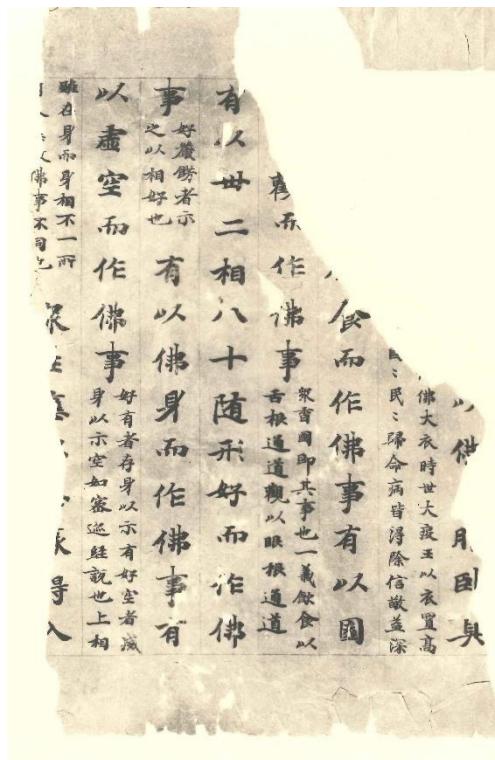
¹² 藤枝晃編，《高昌殘影——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錄》，京都：

4.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順藏,收入《高昌殘影》(殘影 201 號乙)

卷子本,殘卷。有烏絲欄,首尾俱殘,26.4×16cm,存8行。正楷書寫,唐寫本。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起:「〔如來報應樹也。眾生遇者,自然悟道。此土以樹,為化之本也。有〕以佛衣服臥具」

迄:「雖在身,而身相不一。所因各異故。佛事不同也。眾生應以此緣得入」



- (1)〔如來報應樹也。眾生遇者。自然悟道。此土以樹為化之本也。〕 有以佛〔衣〕服臥具
- (2)〔而作佛事。〕昔聞浮提王。得〔佛大衣。時世大疫。王以衣置高表上。以示〕國民。國民歸命。病皆得除。信敬益深
- (3)〔因是悟道。是其類也。〕 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 (4)〔林臺〕觀。而作佛事。眾香國。即其事也。一義飲食。以舌根通道。觀以眼根通道。
- (5)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
- (6)事。好嚴飾者。示以相好也。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
- (7)以虛空。而作佛事。好有者。存身以示有。好空者。滅身以示空。如密述經說也。上相
- (8)雖在身。而身相不一。所〔因各異故。〕佛事不同也。眾生應〔以此〕緣得入

按：經文內容為羅什本〈菩薩品第四〉；注文與 CBETA, T38, no. 1775, p. 404, a21-b11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 9〈菩薩行品 11〉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藤枝晃《高昌殘影》¹³。

5. 日本龍谷大學橘瑞超舊藏 Ot. Ry.11028

卷子本，有界欄。13.7×8.4 cm，殘存 5 行。楷（隸意），北朝寫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¹³ 藤枝晃編，《高昌殘影——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錄》，頁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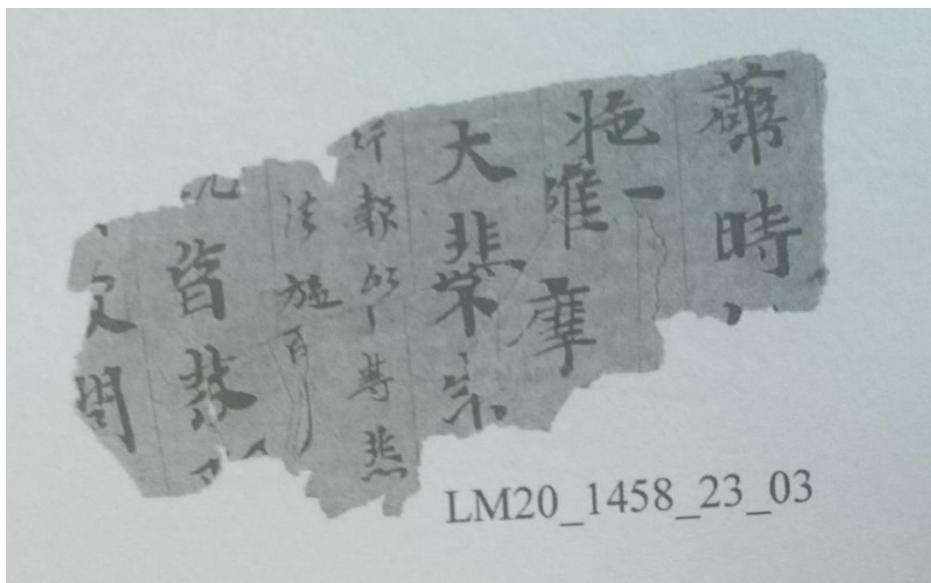
- (1) [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發無上心]
- (2) [修不退行受記成道彌勒致教之] 本意也今將明平等大道以無行為因[無上覺以無得為果故先賈彌勒明無記]正無得然後大齊群生一萬物之致以弘[菩]
- (3) [提莫二之道也夫有生則有記]無生則別推三世明無記故推斥三世以何生而得記乎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無生也過[去]
- (4) [生已滅已滅法]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未來生未至則無無法以何為生法也若[現在不可謂之生也]
- (5) [生現在生無住]現法流速不住以何為生耶若生滅一時則二相俱壞[若生滅異時則生]時無滅生時無滅則法無三相法無三相則非有為也若盡有三相則有無窮

按：經文為羅什本〈菩薩品第四〉，注文與CBETA,T38, no. 1775,p. 361, a27-b11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四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¹⁴。

¹⁴ 百濟康義，〈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頁 17-34。

6.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58_23_03

卷子本，殘片。有烏絲欄，首尾俱殘，存 6 行。正楷書寫，高昌末期至初唐寫本。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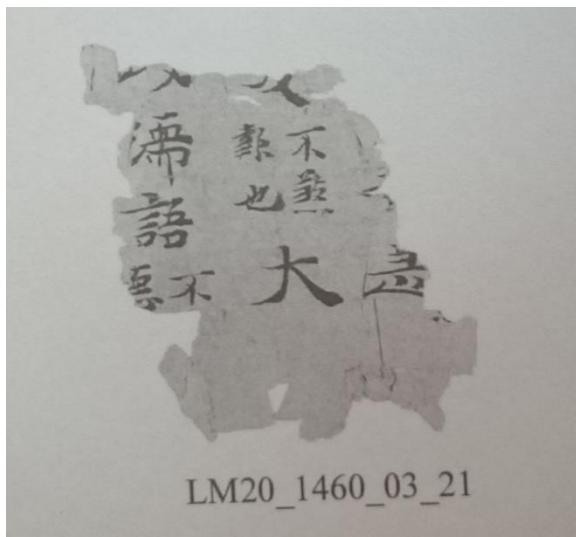
- (1) ? 時
- (2) 施 維摩。
- (3) [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
- (4) [肇曰。若能齊尊卑一] 行報以平等悲[而為施者。乃具足]法施耳
- (5) [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
- (6) [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按：經文為羅什本〈菩薩品第四〉，注文與 CBETA, T38,no.1775,p. 370, b25-c04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 4 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

《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¹⁵。

7.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60_03_21

卷子本，殘片。有烏絲欄，首尾俱殘，存3行。正楷書寫，晚唐回鶻時期寫本。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 (1)?
- (2) [十善]次[也]。不殺/大[富]
報也
- (3) [常]以軟語]。不/惡 [口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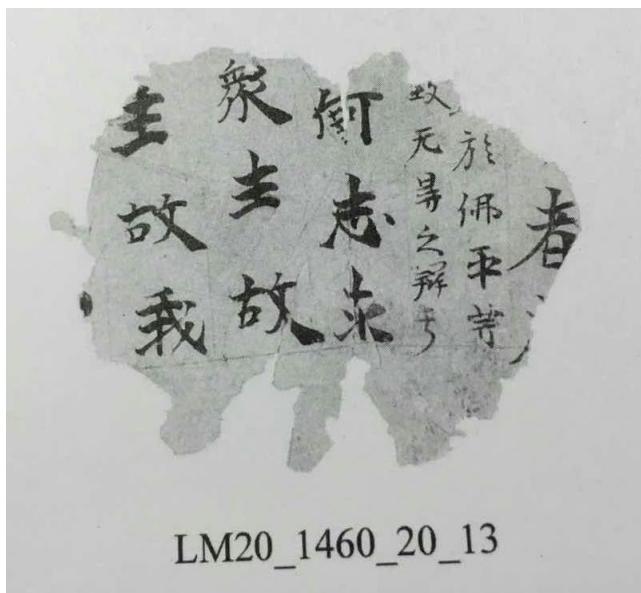
按：經文為羅什本〈佛國品第一〉，注文與 CBETA, T38,no. 1775,p. 336,

¹⁵ 劉廣堂、上山大峻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京都：法藏館，2006年，頁168。

b21-c06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一的僧肇注文相當。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¹⁶。

8.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60_20_13

卷子本，殘片。有烏絲欄，首尾俱殘，存 5 行。正楷書寫，高昌末期至初唐時期寫本。大字正文，雙行小注。注文直接安於經文句下，不冠注者名氏。



- (1) [所以]者
- (2) [肇曰。若見己有所得必見他不得。此] 於佛平等[之法猶為增上慢人。何能致無碍之辯乎]
- (3)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 (4)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

¹⁶ 劉廣堂、上山大峻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頁 168。

(5) [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

按：經文為羅什本〈觀眾生品第七〉，注文與相當 CBETA, T38,no. 1775, p. 338, c4-14 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卷六的僧肇注文。當是僧肇《注維摩詰經》單注本寫本殘卷。參《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¹⁷。

（二）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注維摩詰經》寫本

目前已經公布的敦煌寫卷，《注維摩詰經》的寫本，計有 21 號，18 件。其中屬於僧肇單注本的有甘博 129《注維摩詰經》卷第 3〈弟子品〉、《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 1〈佛國品、方便品〉殘卷、《維摩詰經解》卷第 1〈佛國品、方便品、弟子品〉殘卷；dX.01828、dX.01840(M.2661)《注維摩詰經》卷第 1〈佛國品〉；日本杏雨書屋藏羽 589-01《僧肇單注維摩詰經》等 5 件。茲分別簡要敘錄如下，以供參考。

1. 甘肅省博物館藏 1 件

甘藏 129 號。

卷子本，首尾具殘。有界欄，存 191 行，行 17 字。大字經文，雙行小注，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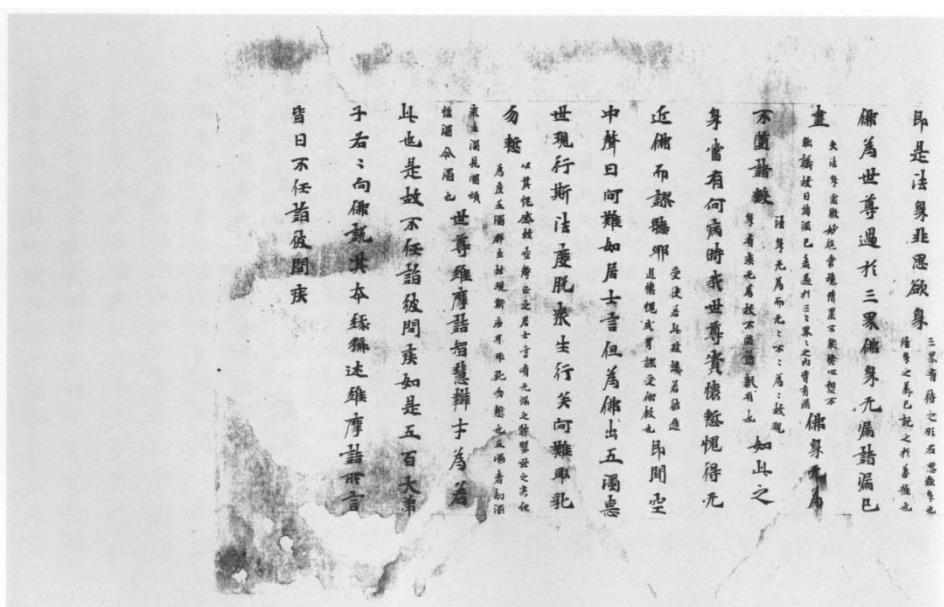
起：「不識是何」 352b

迄：「詣彼問疾」 360b

¹⁷ 劉廣堂、上山大峻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頁 168。



甘博一二九 注維摩詰經卷第三弟子品 (12—1)



甘博一二九 注維摩詰經卷第三弟子品 (12—12)

按：本卷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大字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共 191 行，行約 17 字。內容僅有僧肇注的內容，未見羅什及竺道生，且注文開頭並無「肇曰」，亦是僧肇單注。楷體，依書風，抄寫時代當是北朝至隋唐。參 1999 年《甘肅藏敦煌文獻》¹⁸。

2.《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 1〈佛國品、方便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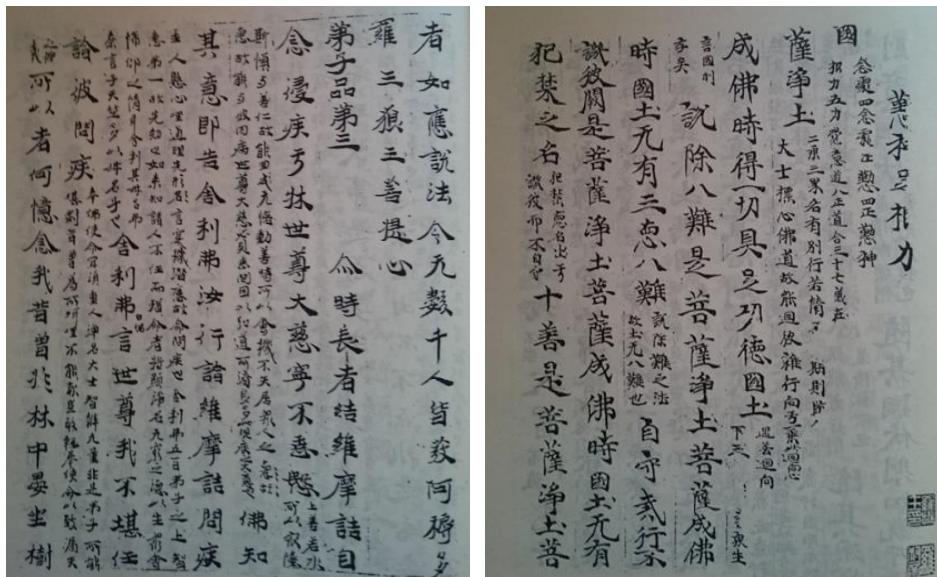
卷子本，首殘尾完。存 293 行，行 15-26 字。隸楷書寫，蓋北朝寫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單注無冠名。

起：「□□勤心和？相力」

迄：「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稱阿禡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中題：「方便品第二」。

¹⁸ 《甘肅藏敦煌文獻》第 5 卷敘錄云：「《大正藏》所收通行本《注維摩詰經》，實為鳩摩羅什、僧肇合著的第一部《維摩詰經》注疏，當時曾廣泛流行。據《高僧傳》卷 7〈竺道生傳〉載：『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因此，注中還夾雜著竺道生的見解。三人所注，在經文後分別以『什曰』、『肇曰』、『生曰』表示。本卷所抄，只有經文與僧肇的注解，鳩摩羅什與竺道生所注均未抄，不知何故。」，頁 356。蓋不知有單注本之存在。足見單注本在《維摩詰經》注疏史上具有極其的珍貴的價值。



按：經文出羅什本，殘存內容為〈佛國品第一〉、〈方便品第二〉部分。CBETA,T38,no. 1775,p. 327, a13-p. 343, c12。2001 年池麗梅發表〈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¹⁹，2005 年〈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²⁰，針對羅振玉舊藏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斷片進行單注本與合注本的比較研究。

3.《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一〈佛國品、方便品、弟子品〉

卷子本，首殘尾完，存 811 行。行 15—29 字。經文大字，雙行小注。隸楷，北朝寫本。

¹⁹ 池麗梅，〈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頁 292-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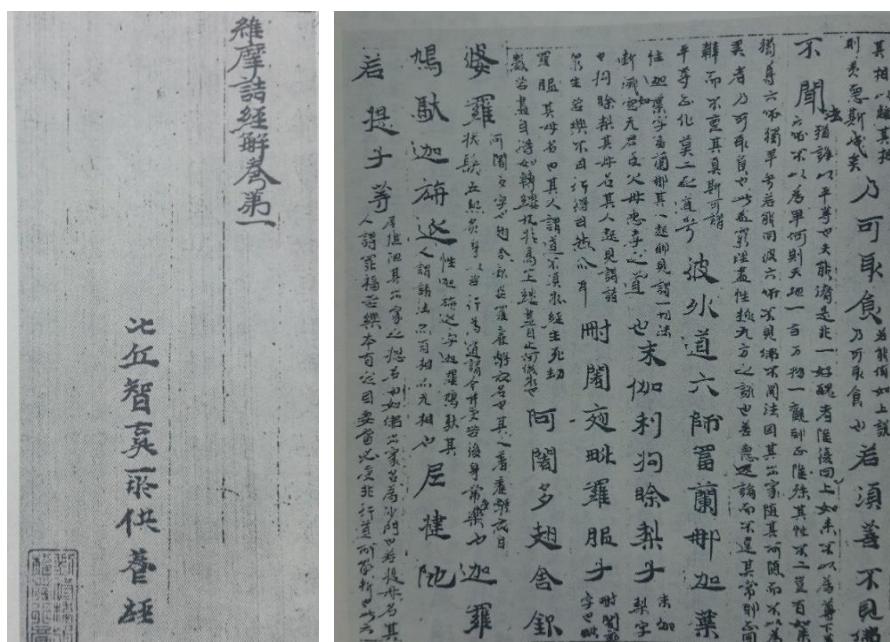
²⁰ 池麗梅，〈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頁 62-85。

起：「□□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

迄：「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謁彼問疾」。

中題：「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尾題：「維摩詰經解卷第一」。

末有題記：「比丘智真所供養經」。此單注無冠名。經文出羅什本。CBETA, T38,no. 1775,p. 335, a26-p.360, b10。



1938 年羅振玉《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殘卷校記》對此寫卷進行了校記。2001、2005 年池麗梅先後發表《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²¹對敦煌本《維摩詰經解》

²¹ 池麗梅，〈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頁 294-29；《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單注本について》，頁 6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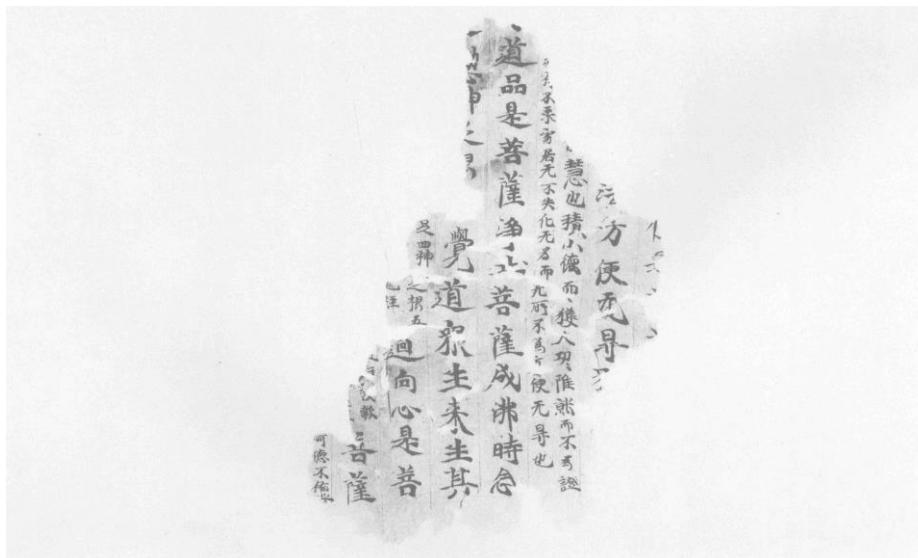
寫本進行了比較研究。

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 дх.01828дх.01840(M.2661)

卷子本，首尾具殘，存 9 行殘片，行約 22 字。大字經文，雙行小注。隸楷書寫，蓋北朝寫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存 9 行。疑為單注本。經文出羅什本。CBETA,T38,no. 1775,p. 336, a27-b12。

起：「法方便無礙」；

迄：「何德不備□」



(1)?

(2)法方便無礙眾

(3)慧也。積小德而獲大功。功雖就而不證
處有不乖寂。居無不失化。無為而無所不為。方便無礙也。

(4)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

(5) [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

(6) [念處四念處。正勤四正勤。神]足四神足。根五
[根。力五力。覺七覺意。道八正道。合三十七。義在]他經。迴向心是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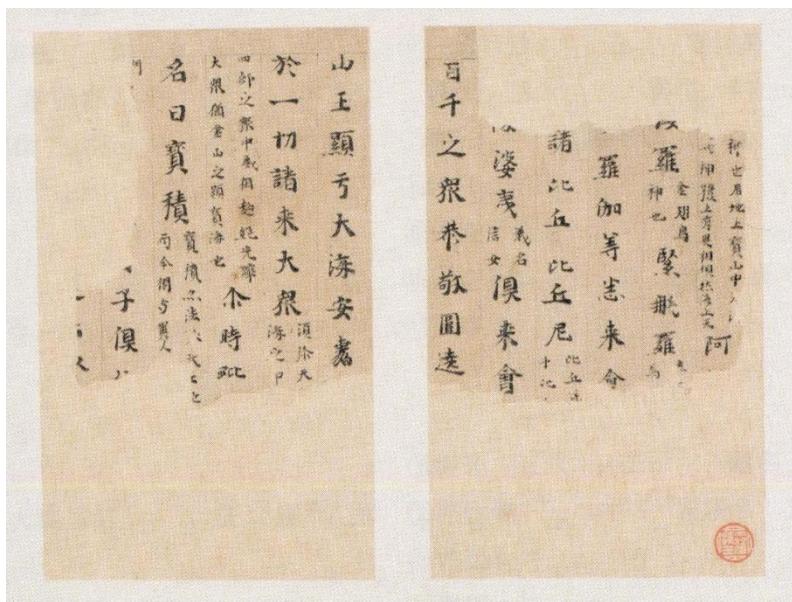
(7) 報菩薩

(8) 何德不備
此

按：孟列夫《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題作「《維摩詰所說經注疏》，卷上，佛國品第一」²²。殘存內容為《注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部份對應CBETA,T38,no. 1775,p.336, a27-b12。

5.日本杏雨書屋藏羽 589-01

羽 589 《芳草落花》上，第 1、2 片殘存 2 片 12 行。隸楷書寫，蓋為北朝抄本。經文大字，雙行小注。存 12 行。



²² 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1) 神也。居地上寶山中。
此神體上有異相現。然後上天也。阿
- (2) 樓羅。金翅鳥。緊那羅為
神也。
- (3) 羅伽等悉來會
- (4) 諸比丘比丘尼。比丘義
上尼
- (5) 優婆夷。義名俱來會
信女
- (6) 百千之眾恭敬圍遶
- (7) 山王顯于大海安處
- (8) 於一切諸來大眾。須彌天
海之中。
- (9) 四部之眾中。威相超絕光嚴。爾時毗
大眾。猶金山之顯寶海也。
- (10) 名曰寶積。寶積亦法身□□□□
而今獨與里人
- (11) 子俱

此殘片形式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大字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經文出羅什本。CBETA,T38,no. 1775,p. 331, c19-p. 332, a17。殘存的注文內容均為僧肇注，且注文開頭並無「肇曰」的稱引。可確定為僧肇單注《注維摩詰經》，字跡具隸書風格，抄寫時代蓋為北朝，與僧肇單注流行時間相近，疑為吐魯番文書。雖為殘片，意義非凡。參《敦煌秘笈影片冊》²³。

以上十三件僧肇單注本《注維摩詰經》殘卷，總計殘存內容為鳩摩羅什譯本《維摩詰經》十四品中的八品，其分布情形如下：

²³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敦煌秘笈影片冊》，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9年。

〈佛國品第一〉

杏雨書屋藏羽 589-01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 dx.01828dx.01840 (M.2661)

《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1甲、
《維摩詰經解》卷第1乙

〈方便品第二〉

《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1甲、
《維摩詰經解》卷第1乙

〈弟子品第三〉

《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羅振玉舊藏《維摩詰經解》卷第1甲
甘肅博物館藏 129

〈菩薩品第四〉

日本龍谷大學橘瑞超舊藏 Ot. Ry.11028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58_23_03

〈不思議品第六〉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60_03_21

〈觀眾生品第七〉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Ch 5617b

旅順博物館藏 LM20_1460_20_13

《高昌殘影》(殘影 201 號甲)

〈菩薩行品第十一〉

《高昌殘影》(殘影 201 號乙)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Ch 5623a = Rolle 1(T)

有關僧肇注《維摩詰經》，《高僧傳》卷7〈竺道生傳〉謂：「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旨寶焉。」隋·法經《眾經目錄》卷6：「《維摩經注解》五卷，釋僧肇」，《大唐內典錄》有釋僧肇所作「維摩詰經注序」，並有一未錄撰者的《注維摩詰經（5卷）》。宋代日本興福寺沙門永超所集的《東域傳燈目錄》收入了3件《維摩經注解》，其中即有僧肇《維摩經注解》5卷。今傳世並未見有僧肇單注本，僅有署名「後秦釋僧肇選」《注維摩詰經》10卷；日本平安時代寫大和多武峯談山神社藏本，題名《維摩經集解》8卷。今敦煌吐魯番寫本僧肇單注本《維摩詰經注》雖然尚缺〈文殊師品第五〉、〈佛道品第八〉、〈入不二法門品第九〉、〈香積佛品第十〉、〈法供養品第十三〉、〈囑累品第十四〉等6品，但所存品第已過半，對於僧肇單注的原貌的梗概已大致可以勾勒。特別僧肇單注卷數與分卷情形，也得以據以推知。如羅振玉舊藏北朝寫本《維摩詰經解》卷第1〈佛國品、方便品、弟子品〉寫卷，其原卷有中題：「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更有尾題：「維摩詰經解卷第一」，羅什本經文3卷14品，〈佛國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菩薩品第四〉為卷上；〈文殊師品第五〉、〈不思議品第六〉、〈觀眾生品第七〉、〈佛道品第八〉、〈入不二法門品第九〉為卷中；〈香積佛品第十〉、〈菩薩行品第十一〉、〈見阿閦佛品第十二〉、〈法供養品第十三〉、〈囑累品第十四〉為卷下。僧肇單注依經錄當為5卷，〈佛國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為卷第1，其他9品分作4卷。

四、僧肇注合注本的系統析論

（一）敦煌吐魯番寫本所見的八卷本與十卷本系統

今大藏經收錄的《維摩經》注疏中，並沒有羅什師生的單注本，但根據藏經早期的僧錄和僧傳記載，最早的《維摩經》注疏是羅什師生作

于東晉的單注本（羅什、僧肇、道生、僧叡、道融、曇詵等）。然後是大多失傳。僧肇等人的《注維摩詰經》，自來稱謂及卷數不一。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發現之前，傳世之《注維摩詰經》刊本有 8 卷、10 卷之異；高麗義天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等經錄收錄了 10 卷本《注維摩詰經》。宋代日本興福寺沙門永超所集的《東域傳燈目錄》（1094 年成書），收入有 3 號「維摩經注解」，分別為竺道生《維摩經註解》3 卷、僧肇《維摩經註解》5 卷、羅什《維摩經註解》3 卷，此 3 號《維摩經註解》與僧祐《出三藏記集》所引相同，是各家單注本南北朝至唐時曾流傳，直至晚唐合注本盛行後，單注本始逐漸匿跡。今傳世的大藏經中明《嘉興大藏經》、清《乾隆大藏經》、日本《卍續藏經》、及《大正新脩大藏經》均收錄有署名作「後秦僧肇法師撰《注維摩詰經》十卷」。不過《大正新脩大藏經》校錄《注維摩詰經》時採用了日本多武峯談山神社藏本為平安時代（782-1197）8 卷本的寫本，題名「維摩經集解」的《注維摩經》作為校本。這與宋代日本興福寺沙門永超所集的《東域傳燈目錄》中所載云：「維摩詰經註八卷，僧肇等註，錄云：『羅什三藏等註，亦名淨名集解』」正相呼應。似乎在 10 卷本流行前，已有 8 卷本的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存在。

今所得見中古絲綢之路上遺存所見僧肇注集注（合注）本《注維摩詰經》寫卷，計有 29 件，其形式均採逐句注釋方式，經文大字單行，注文於經文下以雙行小字出之。集合諸家《注維摩詰經》的注文條列匯聚，依序為羅什、僧肇、竺道生。為求區別，避免混淆，援引各家注文開首均標示姓氏。如引鳩摩羅什注蓋以「什曰」開頭，僧肇注以「僧曰」開頭，竺道生注以「生曰」開頭。今所見寫本中也有標為「羅什曰」、「釋僧肇曰」、「竺道生曰」。從各件寫本存在的異同看，顯然存在二系，一系為 Ch827、Ch/u 6340、Ch/u 6525、《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68-1、《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68-2、《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50、S.6284、P.2214、P.4088、

дх.01626、дх.01819、дх.01861(7M.2658)、LM20_1461_15_03 等，注文援引各家標目為「羅什曰」、「釋僧肇曰」、「竺道生曰」。而 P.2095、P.2339、P.4668、杏雨書屋藏羽 325、旅順博物館 LM20_1461_02_22、LM20_1463_13_22、LM20_1461_35_16 等為另一系，其注文援引各家標目則為「什曰」、「肇曰」、「生曰」。顯然標目作「羅什曰」、「釋僧肇曰」、「竺道生曰」的這一系，屬 8 卷本；而作「什曰」、「肇曰」、「生曰」的一系則均屬 10 卷本。也證實了唐代流傳署名僧肇注合注本的《注維摩詰經》確實有 8 卷本與 10 卷本的不同。

(二)僧肇《注維摩詰經》與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

敦煌寫卷中與《注維摩詰經》有關的尚有《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此疏又名《淨名經關中疏》、《淨名集解關中疏》、《關中集解》、《淨名經疏》。為唐中京資聖寺沙門道液撰集於上元元年（760 年）。當時流通有二卷本與四卷本之分。由於此疏中國歷代藏經未錄。後世散失而未為人知。近代敦煌文獻發現後，始受到關注，日本《大正藏》第 85 卷曾據英法藏 5 件殘卷加以輯錄，近年黎明曾以 S.2702 與 P.2188 號拼合作為底本，校以 S.3770；S.6503；S.6568 及 S.6580 等四本，刊於《藏外佛教文獻》第二、第三輯。實際目前已公布的敦煌本《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寫卷總數逾 120 件²⁴。

由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注疏內容援引羅什、僧肇、道生諸家注文，也均有「什曰」、「肇曰」、「生曰」等標目，加上敦煌殘卷大多缺題，目錄著錄或研究者援引，每每誤為《注維摩詰經》殘卷。如臺灣國圖 126（中 007536）吳其昱便考訂為《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五。此件為卷子本，

²⁴ 中國國圖 41 件，北大 1 件，上圖 1 件，津藝 1 件，旅順博物館 1 件。英藏 44 件，俄藏 24 件，法藏 4 件，日本杏雨書屋藏 2 件，龍谷大學藏 1 件，臺灣國圖 1 件。

首尾具殘，存 91 行，行 28—32 字。全卷不分大小字，與《注維摩詰經》採大字經文、雙行小注形式不同。起：「群生封累深厚不可頓捨，故階級漸遣以至無遣也；迄：「肇曰正位取證之位也三乘同觀無生慧力弱。」按：比對內容乃《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文殊師利品第五〉，見《藏外佛教文獻》第 3 輯，頁 87 至 96。

又如《龍谷大學所藏現存敦煌古經目錄》⁴⁷ 著錄有：「注維摩詰經後秦僧肇一卷佛國品」，佐藤哲英〈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²⁵文末附局部圖片一頁。圖片 29 行。第 1 行起：「此約法受名也，下文云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若无增上慢者婬怒癡性」；第迄：「菴羅樹園 別處。肇曰：菴羅，樹名也。其果似桃而」按：全卷不分大小字，與《注維摩詰經》採大字經文、雙行小注形式不同。雖內容引有「肇曰」、「什曰」，經比對當是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抄本。見《藏外佛教文獻》第 2 輯，頁 179 至 182。

甚至 P.2595 自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以來，諸家目錄與研究也著錄為《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唯 2008 年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碩士論文，特別強調：此卷王重民誤題作「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殘卷、卷尾錄契約祭文等。背為佛經注解，不知名」²⁶。今據原卷照片詳加按覈，全文存 156 行，行 32—36 字不等，

²⁵ 佐藤哲英，〈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西域文化研究》1，京都：法藏館，1958 年，頁 127-132。

²⁶ 曾曉紅特別強調：「此卷王重民誤題作『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殘卷卷尾錄契約祭文等。背為佛經注解，不知名』。此後各目皆從，黃永武題為『伯 2595 號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殘卷』。施萍婷題為『P.2595a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殘卷』。京戶慈光《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也收入了此卷，題作『P.2595 : R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殘卷 (V 祭分殘文書，維摩詰所說經疏釋)』」(《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61。)

經注均無大小字之分。起：「什曰六度自行法」，訖：「行無邊慈如虛空故」。注文內容雖引有「什曰」「肇曰」，經比對當是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文殊師利問疾品〉至〈不思議品〉之內容。文字對應可見《藏外佛教文獻》第3輯，頁97至116。又此卷與P.2191《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觀衆生品～囑累品）殘卷，文字對應可見《藏外佛教文獻》第3輯，頁116至214。二者內容相銜接，字體相同，紙張行款一致，是同一寫卷斷裂為二，可綴合。是當定名《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曾氏之說非是。

又BD15699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著錄為：「《注維摩詰經·序～卷第一》」²⁷。按核原卷殘存14行，唐楷，經文注文均為大字，行26字。起：「運通有所在也。」（《藏外佛教文獻》第2輯，頁178A04）；迄：「則知其疾也。」（《藏外佛教文獻》第2輯，頁179A03）。前7行為僧肇〈維摩詰經序〉存「運通有所在也。」至結尾「君子異世同聞焉。」；後7行為道叡及羅什注，首為經題「維摩詰所說」，下接叡曰：「夫經或以人為名，或以法為名者」至「什曰：維摩詰秦言淨名。……獨不行則知其疾也。」前後至體相同，行款一致，顯然是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開頭部份的殘卷。著錄為：「《注維摩詰經·序～卷第一》」則未諦。

諸如此類寫卷，雖內容頗多羅什、僧肇、道生等注文，只是道液個人注疏所援引，雖與僧肇《注維摩詰經》內容頗有相涉，然並非僧肇《注維摩詰經》，應當區分。

至於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所引的羅什、僧肇、道生等注文

²⁷ 曾曉紅《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BD15699 號1（忘099）《注維摩詰經·序～卷第一》……本卷由兩個主題文獻組成，忘99（1）注維摩詰經1～7行；忘99（2）淨名經集解關中疏8～14行。」，頁56。

係出自於羅什、僧肇、道生等人的單注本？或是摘自僧肇注合注本的《注維摩詰經》？如果是合注本的《注維摩詰經》，那會是 8 卷本，還是 10 卷本？

王建軍以為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所引的羅什、僧肇、道生等注文係出自於羅什、僧肇、道生等人的單注本，並認為單注本被彙集成 8 卷本《維摩詰經集解》，是受到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影響才產生的。²⁸

個人以為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對《維摩詰經》進行了科文及注解，同時大量地引用了羅什、僧肇、道生等人的注，他在《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中便說明了編撰的緣由說：「關中先製，言約旨深，將傳後進，或憚略而難通，蓋時移識昧，豈先賢之闕歟！道液不揆庸淺，輒加裨廣。《淨名》以《肇註》作本，《法花》以《生疏》為憑。然後傍求諸解，共通妙旨。雖述而不作，終愧亡羊者哉！」其自述自己《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一書的編撰是以僧肇注作為根本依據，其所說的「肇註」極可能指的就是 8 卷本的《注維摩詰經》。我們從敦煌吐魯番寫本僧肇合注 8 卷本《注維摩詰經》抄寫時代及其援引各家注標注的標目情形，也似乎可作為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是參考了 8 卷本《注維摩詰經》的間接旁證，所以其標目同為「羅什曰」、「釋僧肇曰」、「竺道生曰」，不作「什曰」、「肇曰」、「生曰」。

至於 8 卷本與 10 卷本孰先孰後？日人臼田淳三曾以藏經的校對 8 卷本，比對敦煌寫本《關中疏》，推斷 8 卷本較今傳的 10 卷本時代為早。

²⁹ 王建軍也據 8 卷本與僧肇單注本，一些詞或詞組書寫常常有前後顛倒

²⁸ 王建軍，〈《注維摩詰所說經》研究〉。

²⁹ 臼田淳三〈注維摩詰經の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 ·1977 年 ·頁 262-265 。

的現象：8 卷本中的「胡音」，10 卷本都改為「梵音」，「胡本」10 卷本都改為「梵本」等現象，8 卷本早於 10 卷本。³⁰我們從現存敦煌、吐魯番僧肇合注的《注維摩詰經》寫本的抄寫年代來考察，可以看出一明顯的現象，即 8 卷本多屬初唐寫本；10 卷本的抄寫則出現在中晚唐時期，這無疑對僧肇注集注（合注）形成先後之考察極具參考意義。

五、結論

敦煌、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古寫本的佛教典籍，因為抄寫時代前後交疊相銜，時代從北朝到唐晚，跨越隋、初唐、中唐；數量龐大，種類繁多，請多古代佚本，是研究中國古代佛教發展及佛教文獻流傳的珍貴材料。其中留存的《注維摩詰經》寫本殘片、殘卷多達 45 件，反應了《維摩詰經》在中土的翻譯、講解與注疏的發展歷程，更呈現了中古敦煌、吐魯番地區《注維摩詰經》文獻流佈的實況。

本文篩檢敘錄已公布的材料後，針對今所得件的《注維摩詰經》寫本進行考察與分析，就內容論可歸納為單注及集注（合注）二大系統。就經注形式論，不論單注或集注（合注），都是依據經文逐句注解，經文大字，注文以小字雙行夾注在經文字句之下。單注本，注文於經文句下直接施以注文而不冠注者名氏，計有 17 件，保存 14 品中的 8 品。集注（合注）本是會合諸家注文於一本，亦即於經文句下條列諸家注文，而凡所援引，為免混淆，乃標示各注家名氏，以求有所區隔。可確定的計有 18 件，其抄寫時代主要蓋為唐寫本，而以中晚唐時期的抄本居多。

在單注本中，就其所據經本論，又有支謙本與羅什本之別。其中 P.3006、《西域考古圖譜》佛典 3-3 及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等 3 件，

³⁰ 王建軍，《《注維摩詰所說經》研究》。

注文所據經文，是較羅什本早的支謙譯本。其抄寫時代都是唐前寫本，其字體呈現的均屬北朝時期的隸楷，且以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居多。其他 14 件，注文所據之經本乃鳩摩羅什譯本，而注文均屬羅什弟子僧肇的單注本。且抄寫時代大抵為唐代前期的正楷。3 件早期寫本單注《維摩詰經》的保存，提供羅什、僧肇諸家注《維摩詰經》前已確有注《維摩詰經》存在的實證，也間接否定了僧肇注是注《維摩詰經》之始的說法。

今見集注（合注）本《注維摩詰經》18 件，從注文援引諸家注本所標示之姓氏標目考察，明顯呈現出 8 卷本與 10 卷本二個系統。同時還呈現出 8 卷本多為初唐寫本；10 卷本多為中晚唐時期的抄本。為僧肇集注 8 卷本與 10 卷本流傳先後，提供了珍貴的證明。

羅什譯出《維摩詰經》後，羅什本人及其門下僧肇、道生、道融等人即分別對所譯經本進行講說注疏，從經錄、僧傳可知其初率以個人單注本流通。其中以僧肇《注維摩詰經》最受歡迎。直至唐代乃有據各單注本彙集羅什、僧肇、道生諸家注文的集注本《注維摩詰經》出現；先有 8 卷本，後有 10 卷本，當係後人整編而託名僧肇。晚唐以降，署名僧肇集注 10 卷本《注維摩詰經》盛行，廣為流通。由於注本依文帖釋，義理深得經文要髓，普受僧俗喜歡；各家單注本遂失傳云亡。早期注《維摩詰經》發展與演變的歷程與實況，也因傳世文獻的不足，以致無從考辨，或多淪為猜想推測。今有幸得見中古絲綢之路寫本遺存，提供我們勾勒晉唐時期《注維摩詰經》從單注到合注發展與演變的梗概，也展現了中古絲綢之路上的寫本特色與價值。

引用書目

- 《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 王建軍，2011，《《注維摩詰所說經》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
- 平井有慶，1983，〈敦煌本注維摩詰經の原形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2，頁 327-332。
- 池麗梅，2001，〈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解》〉，《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0:1，頁 292-294。
- 池麗梅，2005，〈敦煌出土の《維摩經》僧肇单注本について〉，《佛教文化研究論集》9，頁 62-85。
- 百濟康義，2002，〈僧肇の《維摩詰經》单注本〉，《佛教學研究》56，頁 17-34。
- 臼田淳三，1977，〈注維摩詰經の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頁 262-265。
- 佐藤哲英，1958，〈維摩經疏の殘缺本について〉，《西域文化研究》1，京都：法藏館，頁 127-132。
- 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1999，《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武田科學振興財団杏雨書屋編，2009，《敦煌秘笈影片冊》，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団。
- 花塚久義，1982，〈注維摩詰經の編纂者をめぐって〉，《駒澤大学佛教學部論集》13，頁 201-214。
- 段文傑主編，1999，《甘肅藏敦煌文獻》，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曾曉紅，2008，《敦煌本《維摩經》注疏敘錄》，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劉廣堂、上山大峻編，2006，《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京都：法藏館。
- 鄭阿財，2016，〈從單注到合注：中古絲綢之路上《注維摩詰經》寫本研究〉，《唐研究》2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26。
- 藤枝晃編，1978，《高昌殘影——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錄》，京都：法藏館。

